

中澳建交的台前幕后

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来华访问,开展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惠特拉姆在当选总理后不久,即实施了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举措,由此揭开了中澳关系新篇章。

中加建交刺激澳洲

20世纪70年代初,出于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以及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获取利益的打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1970年10月,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继法国(1964年)之后第二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眼看中国市场将被其他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澳大利亚当时极端反华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不得不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由于澳政府坚持所谓的“英国模式”,拒绝同台湾当局断交,双方的接触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

执政党对华政策的碰壁,让在野的澳大利亚工党看到了机遇。

惠特拉姆成功访华

当时的工党领袖就是惠特拉姆。惠特拉姆对中国一直比较友好,早在1954年,他作为一个年轻议员,就曾在澳议会上发出惊人之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整个中国的首都。”惠特拉姆同工党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如果在对华问题上有所突破,工

党则很有可能在1972年的全国大选中获胜,从而改变长达23年的在野地位。为此,工党作出与中国接触的决策并立即开始行动。

1971年7月2日,惠特拉姆与澳工党全国主席伯恩斯、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一行5人,作为工党代表团来到北京。由于天气炎热,代表团全体成员下飞机时都没穿西服,也未系领带。为此,惠特拉姆一再对中方迎接人员表示歉意。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由于双方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周恩来决定亲自接见惠特拉姆一行。7月7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惠特拉姆,双方从晚上21时一直谈到23时多。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将惠特拉姆送到会见厅的门口,并以“你还年轻”这句话来鼓励他。惠特拉姆谦虚地回答说:“我不年轻了,再过4天我就整整55岁了。”当周恩来得知惠特拉姆将在上海度过他55岁生日后,便特地委托中方陪同人员届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惠特拉姆赠送一个生日蛋糕。1971年7月11日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和平饭店顶层为访沪的惠特拉姆举行欢迎宴会。当服务员将周恩来赠送的生日蛋糕端上桌子的时候,惠特拉姆惊喜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中澳签署建交公报

惠特拉姆成功访华在澳大利亚产生了轰动效应。但是,包括执政的联盟政府在内的保守势力对此恼羞成怒,大肆攻击惠特拉姆。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以顽固保守著称的麦克马洪在7月12

日发表了一个颇遭后人耻笑的讲话。他一方面声称澳中建交还是遥远的事情,另一方面污蔑惠特拉姆“像一条鱼那样被中国总理玩弄于鱼钩之上”。具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其讲话后的第四天(7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电视发表声明,宣布他已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10日秘密访问了北京,并同中方达成了他将于1972年初访问中国的协议。美国这一举动使得澳政府目瞪口呆,在澳大利亚公众面前出尽了洋相。

惠特拉姆1971年访华的成功,无疑对工党在1972年12月以较大优势赢得大

选起了重要作用。惠特拉姆出任总理兼外长后,即指示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雷诺夫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谈判。最后,澳方全部接受了我方有关条件,即:澳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澳方确认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立场;澳方撤销驻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同时关闭台湾在澳的官方机构。澳方还保证澳大利亚与台湾之间不互设贸易办事处。12月21日,黄镇大使和雷诺夫大使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澳建交公报,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 **王勇**

链接

澳大利亚曾两度被美国当炮灰

冷战初期,澳政坛反共氛围浓厚,右翼分子视美国为澳的天然盟友。1949年12月,以反共著称的自由党领袖罗伯特·孟席斯出任总理。朝鲜战争爆发后,孟席斯政府立即决定要同美国步调一致,没过几天,澳海军和空军多支部队就交由美国调遣投入朝鲜战场。据统计,在1950年至1953年间,澳政府总计将1.7万名官兵送到朝鲜作战。

朝鲜战争结束后,澳政府不但没有吸取教训,相反更加主动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积极充当美国对外侵略的马前卒。1962年,澳政府应美国要求,向南越派出30名军事教官,训练南越部队丛林作战技术。随着美国逐步向南投入大规模部队,澳亦步亦趋。1965年5月27日,澳

军第1步兵营启程奔赴越南,至此,澳正式开始全面参加侵越战争。根据统计,从1962年到1972年,澳追随美国总共向越南战场投入6万部队,死伤达数千人。

在澳国内,民众反越战抗议此起彼伏。1968年6月24日,约翰·戈顿总理领导的澳政府宣布修改《国民服役法》,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学生群情激奋,他们不想为了“美国的战争”去异国他乡当炮灰。在首都堪培拉和其他众多城市,学生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并频频同警察发生冲突。越战引发的政治动乱最终导致执政长达23年之久的自由党与乡村党联合政府垮台。1972年12月,工党赢得大选。新任总理惠特拉姆一上台就宣布从越南撤走所有澳军事人员。 **葛元芬**

二战期间日本把冰毒当兴奋剂

战败投降,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接收了日本的一切,其中也包括日军为“本土决战”而准备的巨量苯丙胺类兴奋剂。1945年12月,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盟军将战后接收的价值接近一亿日元的医药品发放给医疗机关,随后向普通民众提供,其中就包括苯丙胺类兴奋剂。

当时,苯丙胺类兴奋剂一方面能缓解日本人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消除了工作的疲劳,可以连续不眠不休地工作,很快就受到日

本社会的热烈欢迎。据一名作家回忆,早期主要是出租车司机、夜班工人等需要长时间夜间劳作的人员购买,后来作家、艺人和乐队成员等文艺界人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受其影响,后来年轻人也开始滥用兴奋剂,1949年前后,这类兴奋剂竟然脱销。

滥用药品的恶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因药品引发的使用者精神异常及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同时因混用针头注射药品导致的肝炎等传染病也开始流行,这一系列后果

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最终在1951年,日本制定了觉醒剂(即兴奋剂)取缔法,对兴奋剂的生产、使用和研究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紧接着,由于法律限制,兴奋剂价格扶摇直上,黑帮乘虚而入,建立起了庞大的地下营销网络。日本黑帮也是冰毒在全球泛滥的最初推手。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日本黑帮为逃避政府打击,与韩国黑帮勾结,在韩国生产毒品后返销日本。随后,冰毒生产技术传入多地,并在90年代蔓延到全球,取代海洛因成为新一代毒品之王。

宋海博

官场处处皆潜伏

朱元璋是特爱使用潜伏的。老朱打江山那时节派遣潜伏者打入敌人内部,谁也无话可说。等得了天下,老朱仍然延续战争思维,运用潜伏比战争时节更厉害,以此来管控大臣。

清朝更爱用潜伏。大家都知道一个典故。有个读书的,关着门在那里一心读着圣贤书,忽然,一阵风不期而至,把他那书页吹得哗哗响,这读书人灵感突来,吐了半边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五绝也有四句啊,这人刚作了两句,就被潜伏的人给抓了!

清朝搞潜伏最厉害的雍正,跟朱元璋一样,他把潜伏发挥到了极致。那年春节放假,状元郎王云锦闲着没事,家人说是三缺一,喊他上桌打桥牌,打着打着,少了一张牌,怎么也找不着了。假过完,去上班,雍正就问他:小王啊,放假在家里搞什么活动啊?小王答:没干什么,就与老婆孩子玩牌。雍正说,好像没玩到尽兴吧?小王答:是啊是啊,玩到半途,少了一张牌,玩不下去了。雍正从袋里掏了一张出来:是不是这张牌啊?小王一见,正是那张牌,顿时尿了裤子。雍正却表扬道:小王诚实啊,德才兼备,不欺君!

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潜伏工作特别重视,他有新办法,寓潜伏于服务之中。他招募了一批十三四岁的童子军,封闭式学习三五个月,分配到军首长师首长那里,每人两名。这些侍应生到军长师长家,啥活都干,扫地、倒茶、磨砚……领导家的活计都是他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任务: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首长一步。领导要与夫人休息怎么办?好办,侍应生有随时进入领导卧室的权力,领导的一切都在这些侍应生的眼耳掌控之中。侍应生的另一工作是,每天将领导的一言一行写成起居注,直接寄给阎司令阎锡山:军长今天上茅厕三趟;师长中午骂某团长王八蛋……

刘诚龙

冰毒,专业名称叫甲基苯丙胺。1936年,德国科学家迈尔发现甲基苯丙胺具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这一点迅速被正在扩军备战的日本和德国注意到,在两国政府的授意下,德国和日本科学家很快独立开发出各自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并投入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在当时的日本,这些被称为“猫目锭”“突击锭”“特攻锭”的药物主要提供给士兵和军需厂的工人,以便使其能不眠不休地战斗和工作。后期则提供给神风特攻队员,用于消除他们赴死前的恐惧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